

南湖头条

刘同俊

桃花朵朵开



3月底,夹竹桃终于开花了。这是我今春以来日日盼望、夜夜等待的花开,就在纷繁的事务里,就在人们的无意识里,就在初春万花齐放的不经意间。第一次听说她的名字是在信阳师院,校医院的角落里,有几株艳丽的类似于桃的树。好奇心驱使,我向园艺师请教,平生初次知道了夹竹桃。

后来,每走到一个地方,我都要关注她的存在。在2006年,单位后勤购置了一捆夹竹桃的幼苗,栽在花园的角角落落。可以这样讲,我是看着夹竹桃长大的。就像关注一个小孩儿,有一个大人眼睁睁地看她长大,日子久了,便产生了感情。关注越多,感情便越深。几乎每一年,在

这个时节,夹竹桃总是准时开花,只是有的时候我注意到了,有的时候却忽略了。

我所在的办公楼后面是一大片春天花草的海洋,紫叶李、红梅、腊梅、紫薇、迎春、毛杜鹃、合欢……有十几种的样子。那时候,朋友还在新县,我们会在春天里,在阳光下,一起看夹竹桃的花开。那时候,朋友的的笑容比桃花还要艳丽似的。或是因为美好的一切总是来去匆匆,不留痕迹。桃花开了,朋友就来了;桃花谢了,朋友就走了。只是,不管什么时候,眼见夹竹桃,总会想起生命中的一个个过客,那么生动鲜活,却又若即若离,起起落落。

沿着水泥道进入花园,在突出的一角,有这样一抹活力四射

的花影扑面而来。红,红的就像是一滩鲜血。对了,用殷红一词来表达,算是最贴切的。一朵朵,一簇簇,在光秃的树枝上招摇着浑身的媚态。一排排的殷红站成一队,不离不弃,漫卷的殷红像漫天的夕阳,又像是冬天雪地里的女影。在花的海洋里,看久了会让人迷失方向,在现实和回忆的漩涡里不知所措。又像是生命里的某一位过客,也像是花自己。徘徊在悠长弯曲的花园小径,感觉就像是在温习一次往事,顾盼前世五百次回眸才换来的今生的擦肩而过。

在时间的海洋里,一切都会淹没,一切都会像渣滓一样泛起波澜。于是,在一年年夹竹桃开花时节,与她相遇,就像是温

习一位老朋友已然憔悴的神情一般。想逃避,想折回去,好像又不能似的。今天也是一样,一种杂陈的情愫若隐若现,若有若无。

年轮压过深沉的大地,季节飞过花季雨季,留下的是一种淡淡的忧愁、夹杂着青春日子里饱满的生命热力。过往就像是一张昏黄的旧贺卡,里面有男子写给姑娘的情书,散发着淡香。而眼前的夹竹桃也便是一帧老旧的相册,里面有爱情、友情、亲情等情愫,只是,看她看得越久,就越容易生出一物是人非的感触来。

夹竹桃殷红的一片片花影在春天的夜色下显得朦朦胧胧,宛如一位似曾相识的旧友忽然在人山人海中出现似的,久久,不肯离去。

影像生活

岩梅梅

送我一棵野菜?

春日煦和,万物复苏。阳春三月,冰雪已消融,生命从梦中苏醒,春姑娘摇曳着走来;龙抬头,家乡有吃荠菜饺子的习俗,亲人们祈祷健康快乐。课间,老师们兴致勃勃地交流着野菜美食的吃法,年长的老教师讲起她过往的艰苦岁月,荒年里一棵野油菜,挖出来抖抖土顾不上洗一下就塞进嘴里。那不起眼的野菜,救活了多少人的性命,听罢对野菜又增加了几分敬仰。

我也喜欢野菜,那自然本真的香味儿,香到骨子里,飘在灵魂中。按捺不住心中激动之情,暖阳中我走向操场墙边,心里有个声音迫不及待跳出来,“宝贝们,我来了!”边走边低头弯腰寻找,咦?哪有什么野菜,灰褐色的土地上静静地躺着碎石子之类的,怎不见香地菜(野芥菜)、黄花苗(蒲公英)们的影子呢?我心里不免有些失落,看来是白跑一趟了。就在我准备转身之际,墙角石块儿旁一点亮黄色,瞬间点燃我的热情,跑过去蹲下细看,原来是黄花苗的花蕾,再仔细看四周还有野油菜、香地菜,它们拥抱着、牵着手伸着脑袋向我欢笑,小小黄花像孩子的眼睛,清澈、透明……“哈哈,我终于找到你们了!”我摸摸它们脑袋,想趴下来亲吻它们,“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呀!”“这里太偏僻寂寞了,你们不觉得孤独么?”“不,我们在阳光下舞蹈,在风雨中成长,和大地妈妈在一起,很开心!”愿做一朵卑微的小花,自由开在生命的旅途中,身心亲吻着大地,在阳光下舞蹈,灵魂在痛苦中学会微笑,于一粒尘埃中看见天堂。

生活中很多美好,需要停下来,蹲下去慢慢寻找,才会发现。孩子也是如此,班里有个男孩子,作业拖拖拉拉、劳动懒散、成绩平平,各方面表现一般,看不出他有什么出色的地方,直到有一天,口语交际课上,我偶然请他起来发言才大吃一惊,这个孩子语言组织能力比一般孩子要高很多,声音洪亮、发音准确、音色纯净,我对他大家赞扬,孩子的脸上飞扬着自信的光芒,上课用心了,作业慢慢变好了,每次见到他的笑脸,就觉得有一朵花儿在那里绽放。就在我沉思之际,不知何时从身后传来孩子们的笑声,如春风拂面。“老师,在干吗呢?”“挖野菜呀!”

“我妈妈挖过,黄花苗可以治病的,我知道。”

“我奶奶也挖过,晒干,卖了。”

孩子们兴奋得像一只只小麻雀,叽叽喳喳,有个扎马尾的小女孩儿静静蹲下来找野菜,那专注的神情可爱至极,我停下手里的铲子,望着这满眼鹅黄的小苗,那一双双清亮的眸子,如泉水般明净。那一刻我仿佛回到童年那一片清新明丽的心灵原野。“老师,看,一棵野油菜,送给你!”小女孩儿扬着手连根拔起的野菜,小脸儿红红的,我欣然收下,这哪里是野菜分明是一颗纯真的童心!“叮铃铃”手机突然响起来了,爸爸来电告诉我他挖了一些野油菜,让我去吃。我心头一热,差点落泪。想起上午看天色尚暖,想着爸爸一人在家,怕他闷得慌,想让他出门去田野活动一下,就让他去村南头大塘埂上看看野菜什么的长好了没有,没想到爸爸竟放在心上,只因我是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。

今天,春日操场,那些孩子的气息,已经被晴日带到我的身旁,伴着那些野菜的味道随风吹入我心里。孩子们欢笑嬉戏的声音,如清泉阵阵,我坐在草地旁,看远处白云蓝天,纯净悠闲,就让那些曾经的纷纷扰扰都随无情的时光渗入这泥土吧。

弥漫红尘

樊立燕

空洞的

清晨,头发散乱着,我静静地站在阳台上,观赏着楼下花园的风景,那是一片无关紧要的绿。

挥之不去的忧愁,经过一夜的酝酿,似乎愈加明显。我不知道该怎么丢掉记忆,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种沉寂的生活。仰望天上的流云也能愁肠百转,更不用说独赏窗外的明月了。世界就是这样,人生就是如此,还有什么不能让我释怀的呢?

我不停地在房间里徘徊,剧烈的胃痛,让我感到烦乱。我很很地把衣服丢了一地,打乱了梳妆台上的东西。今晚,风很大,可我不想在黑夜里拉上窗帘。我想看到窗外的天空。它有时繁星点点,有时月光如水。可是,就在今夜,肆虐的风吹进窗来,那种凉意有些过分,我敏感的神经感受着周围的一切。想读顾城的诗,在这无助的夜里,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,渴望用画笔描绘一片美好的花园。可是,我不是上帝的宠儿。我的画笔丢掉了,只能在想象中勾勒着理想的



花园。突然想到了李清照的《如梦令》: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,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?知否?应是绿肥红瘦……

可惜,明早没有卷帘人,今晚我不想借酒消愁。

有时,轻松下来,就会有失重的感觉,整个人轻飘飘的。有时,迷茫地站在操场上,我的心犹如那片天空一样空旷。不知不觉想起了那些遥远和现在仍在演绎的记忆,我不愿别人来打扰我安宁的心境。那种感觉如秋水般静谧,带着淡淡的感伤。我坚

信,人在现实面前总能为自己找到前行的理由,我不能释怀的还是对未来的期待……喜欢怀抱线装的唐诗宋词,偏好结着愁怨的诗句,我开始讨厌这样的我。可我不能保证:不读唐诗宋词,不爱离诗别句,我就可以洒脱快乐。“红笺小字,说尽平生意。鸿雁在云鱼在水,惆怅此情难寄。斜阳独倚西楼,遥山恰对帘钩。人面不知何处,绿波依旧东流。”我在反叛着自己,可我还是在吟唱着晏殊的《清平乐》。其实,我一直都很清楚自己痛苦的根源,但不愿相信也不愿提起,就这样让

言笑?

它肆虐地侵袭着我,在这种折磨里,我得到的是痛感,也是一种快感。它让人痛到骨髓里,流淌在血液中,充满了身体的每个角落,是那样地淋漓尽致!我问自己,我何苦要这样?不,我需要这样!矛盾的内心和偏执的性格撕扯着我。

没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走,更多的人是在看你怎么走。我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状态,渴望出现一种强大的外力把它撕碎,然后踏入另一种生活轨迹。我一直渴望着!在我无能为力时,我只能靠幻想来满足心中的渴望。我在做着白日梦,我知道自己在做白日梦,可我需要。一切都不是我想像的那样简单!我不知道是被现实欺骗了,还是被自己的思想欺骗了。可能我欺骗了我自己……

他一语中的:我们苦苦追寻的,到头来都会是一场空!我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,不知把灵魂遗忘在了草地还是天空……有时,我们所坚守的也许只是些空洞的言笑。